

林徽因——乱世的美神(下)

逝世前参与设计国旗国徽

什么都不怕，不怕打仗，更不怕日本人，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方好。”

嗣后，当整个国家像一辆突遇路障的大车嘎啦啦地向着战时体制转型时，营造学社解散了，他们成了难民，和清华、北大的教授们一起向后方转移。临走时她不忍心抛下钱端升太太、叶公超太太，还要冒险去北城看望沈从文夫人张兆和。她说她恨不得把留下的太太孩子“挤在一块走到天津再说”。其惜贫怜弱之心若是。接下来的途程，为了“回到自己的后方”，她和丈夫带着孩子，牵着老母，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，进出旅店十二次，再经三十九天颠簸，跋涉数千里，到达昆明。陇海前线的激战，使她兴奋，“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”，甚至生出“真想在山西随军”之念来。

1941年冬，他们又从昆明迁到了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的江村李庄。

此时的中国，正坠入U形转弯巨大的谷底。大后方奔腾的物价、火箭般上涨的房租、两个成长中的孩子、做不完的家务，也使她不无怨愤之言。她写信给好友费慰梅，说他们家贫困到极点，自己的病得不到治疗，又雇不

起保姆，每天忙于洒扫庭院做苦工，采购做饭收拾洗涮，“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，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”。缺药少医，没有断过根的肺病再次复发。自此以后，她经常发烧卧床，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。偶或写诗，早年安逸、婉约的格调已不多见，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、沉郁，甚至是苦涩的音响；除夕看花，也不再是花，而是“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，每个心头牵挂”。

她的三弟林恒是个飞行员，她因此得以结认一批年轻的空军学员，他们把她当亲人，只有他们来时，她才恢复些许昔年沙龙女主人的神采，在客厅里议论丛生。林恒在对日空战中阵亡，她于病床上接受了这一悲惨的消息，写下了长歌当哭的《哭三弟恒》。到战争结束，她认识的八名飞行员，全部血洒长空，无一幸免，每次死难，遗物送到她家，她都要大哭一场。

后世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的这一幕幕，都要这个民国女子去生受。也亏得她意志刚强，心无旁骛，于乱世里尽她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本分，还要活得比别人多一分光亮。梁思成自到后方，克服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

肉痉挛，一直致力于营造学社的重建，把古建筑的考察工作站移到了大西南的穷乡僻壤间，还发愿要写作一部《中国建筑史》。在李庄荒村里几乎不蔽风雨的几间农舍，她常常是伴着如豆的菜籽油灯光，帮助丈夫反复修改。最终他们完成了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，并用英文撰写了《中国建筑史图录》，实现了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。

《年谱》称，《中国建筑史》宋、辽、金建筑和都城等四节，全是林徽因于病中执笔。保存下来的稿本中这几节的注释，也都是她亲笔所书，毛笔蝇头小楷，极为工整，又洒脱娟秀，颇有王右军笔意，显见得她自幼热爱王书，在父亲督促下下功夫临过王帖。在工作的细枝末节处，但凡有美的地方，她总是不轻易放过。

讲到西南这一节，让人感佩的还有乱离之中文人们的相濡以沫。傅斯年见梁氏兄弟在李庄生活困苦，写信给政府要员朱家骅、翁文灏，呼吁当局特批一笔款项，予以救助。信中称许思成和其弟思永人品学问皆是中国一流人物。傅斯年的呼吁起了作用，翁文灏拟了长篇报告，请到了一笔款项，傅斯

年却并未把此事告诉梁思成，收条都是自己代写的。林徽因得知此事大吃一惊，“半天作奇异感”，因此写信给傅斯年，表示感谢。因傅斯年写给朱、翁的信中极赞梁思成“研究中国建筑，举世无匹，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”，又称赞林徽因“今之女学士，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”，林徽因回信说，“一言之誉”使她“疚心疾首，夙夜愁痛”。

美的创造者

她的身体已不适合久待潮湿的西南。总算战争结束，她又回到了北平的清华园中。尽管肾切除手术使她极度虚弱，一度到了死亡的边缘，但本能的求生意志使她逐渐恢复，回到了爱她的丈夫和朋友们中间。在接下来的解放大潮中，她比之同时代峥嵘半世的民国才女们要幸运许多，用不着因去留不定而纠结，也用不着在穿旗袍还是穿人民装之间游移不定。她很快适应了新生活，被续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，讲授“中国建筑史”课程，并为研究生开“住宅概论”专题课，同时参加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，与其他专家们一起审定古城的总体规划草案。这或许是因为，围城之际，她丈

夫梁思成协助攻城部队绘制了北平重点文物古迹地图。而这张地图最终出现在中共最高层面前，为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她的一生留有一个光明的尾巴。其实，除去1925年她父亲的遽然去世，和避居西南那八年被“灰色的光线”所笼罩，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明亮的。这或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美的领悟者和创造者，而美好的人和事，总是轻逸而明亮。

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她和清华的同事们被邀请，参加了新中国国旗、国徽方案的拟定工作。其间被激情和梦想鼓动着，她发表了许多极有创意的建言。当讨论要不要用五星红旗衬托天安门时，建筑学家林徽因又成了一个诗人，她孩子气地说要把五星红旗撒到天上去。幸运的是，领导人最后通过了她参与设计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图案。那时她已经虚弱到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。但那无疑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刻，因为，一个诗人和一个建筑学家的理想，在那一刻合二为一了。

（赵柏田）

来源：中国新闻网